

紀念叢刊

總理第一起義紀念日

本社編

國民週刊出版社

丙種叢刊第七種
紀念叢刊第二輯之六
總理第一起義紀念日
本社編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發行者 民團週刊社

社長 馮璜

總幹事 錢實甫

編輯主任 亢真化

發行人 蔣卉

總經理 建設書店
南甯民生路

第二二四號

社址 廣西南甯民生路二二四號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月廿八日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第一三七號

總理第一次起義紀念日

紀念叢刊第二輯之六

——民國紀元前十七年

公元一八九五年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九月九日

- 目次
1. 九月九日的歷史
 2. 總理首次起義的精神和教訓
 3. 紀念的儀式

一 九月九日的歷史

總理在「中國革命史」的序文中說：「余自乙酉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乙未遂舉事於廣州，辛亥而民國告成。」乙未年的廣州起義，是辛亥革命以前十次革命的發端，也就中國革命的序幕，所以值得我們特別紀念。

中國自從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的鴉片戰爭失敗以後，便把紙老虎戳穿，引起帝國主義者不斷的侵略野心。在短短的四十三年中，對外已簽訂了十幾次的屈辱協定，喪失許多重要的利權，把四境的土地和藩屬更斷送不少。比如俄國的佔伊犁浩罕，日本的吞併琉球、台灣，英國的割去香港，法國的強奪安南，以及種種通商權，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採礦權，鐵道修築權和租界、租借地的讓予，都是這個期間以內造成的。尤其是最後一次中法之役（乙酉），明明是中國勝利，却因為清廷太昏庸的緣故，反而以戰敗國自居，允給法國許多的屈辱條件。總理這時恰已二十歲，一方面感到國勢的岌岌可危，一方面更痛恨政府對內壓迫和對外屈辱的可惡，便決定了一顛覆清廷，創建民國的偉大志願。不過那時他的年紀很輕，雖有此心，尙無此力，所以還沒有發動革命的工作。

從這時起到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的十年中，中國可繼續夫掉了緬甸和湄公河南岸等地，而屈辱協定的增加，更屬不少。尤其是中日戰爭的失敗和次年的亡國條約，其慘痛與危機，較前愈甚。總理其時已經三十歲，十年以來，所結認識的豪俠之士不少，而革命的意志強堅；看到祖國的危亡和民生的疾苦日益加深，雖然他的力量有限，也不能不及時發動了。於是中國的革命運動，便於九月九日在廣州開端。

總理在「孫文學說」第八章中，有一段紀述首次起義的經過說「……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應者寥寥。……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固，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

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余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三日，余尙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關於陸皓東烈士的被犧牲，是總理最痛心的一件事。本黨所用的青天白日旗徽等，就是由陸烈士所手創，他也就成仁在青天白日的第一次照臨之下，我們每年紀念九九，應當同時對陸烈士致敬最高的敬禮。

關於九九起義的歷史，大略就是如此。它雖然是失敗了，但關係於中國革命的發動，以及將來的成功，却是唯一重要的關鍵。我們每年要特別紀念這一次失敗的革命，其用意便是在此。

二 總理首次起義的精神和教訓

總理首次起義的偉大行動，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開端，若拿革命的內容說，直是中國——乃至於東方，甚至可說是世界上的空前創舉。在人類的歷史上，祇發生過片斷的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以及近代的經濟革命；它們的使命，都是偏重於解決某一部分的問題。社會是整個的，某一部分的改良不足以促進全部的進展，因而許多志士仁人的努力也不能發生較大的效果；而社會問題的根本上，即或有些許的改善，却絕不能澈底的解決。假如社會的病態深沈的話，祇靠這種零碎的工作，根本便無法做到改造的地步。中國的情形，尤其複雜而艱苦，除了把它整個的改造之外，局部的解決是無法以圖存的。這種情形和它的必要與必然，在今日看起來已是非常平淡無奇，若回溯到民國紀元前的二十年

代，有人首創這種主張，並力行而貫徹它，是不是一種最偉大的行動，最崇高的發明呢？

總理首次起義的精神，即充分表現出他超絕前人的偉大工作，在一般人的睡夢之中，而掀開了驚人的駭浪！

當中日戰爭的前後，中國的民族思想已經受了很大的創傷，不容易再恢復起來。因為太平天國失敗未久，所有從前自明末遺留下來的固有的民族思想，被他們一度錯用之後，已漸漸消失了。清兵和太平天國的戰爭，實際的說，幾乎就是哥老會和三點會的內鬨。這兩種下層的團體，原來都是含有民族思想的秘密結社，本應該一致聯合起來共同對付異族的侵凌，不料其中有一部分已被異族利用，竟自相火併，為異族的利害而自相殘殺。從此，會黨的宣傳，會黨的制度，便由混亂而漸至銷失。太平天國失敗以後，還剩有許多懷抱民族思

想的分子，逃亡到海外，分布各地，隨時仍舊傳播那種思想。 總理的革命信

念，最初便是由海外感受而來的。同時他又飽吸美洲民主自由的空氣，深知數千年來中國君主專制的流弊，乃決定創立中華民國的宏願。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上，雖有孟子、黃梨洲諸賢略具民權思想的萌芽，而毅然斷然以民主建制爲目的，以民權主義爲揭櫫來躬行號召的，實創始於 總理。卽就第一次起義的情形來說，雖然當時一般人的意識還沒有澈底的開擴，受着舊觀念遺毒的支配尙深，參加者却已無項羽「可取而代之」和劉邦「丈夫當如是」的謬想了。卽是劉漢朱明以至太平天國起義時的假借封建神怪爲愚民的種種手段，也絲毫未曾發現於當時，我們於此，就應該崇敬 總理在歷史上的成就，是何等的偉大！這是 總理首次起義的精神的特點之一。

一般人震於 總理革命精神和革命事業的偉大，總疑心 總理的革命思想

是天生的，神授的；不待言，這自然是一種不合理想法。總理固然有他的

天賦異稟，不與人盡同之處；他觸發革命的思想，接受革命的責任，固然比一般人敏銳而勇敢：——但他的矢志倡導革命，捨身實行革命，也是在時代上、

事實上遇着了相當的感召而後如此，決不是突然的、偶然的。他一方面是受了那般抱有民族思想的遺民的啓發，一方面也實在觀感於當時國家民族的要求；

所以總理畢身致力於中國革命，並非以他個人的空想來造成這種事業，而是依據於固有的民族精神，已有的民衆要求——事實上不得不發生的種種；他不過倡導起來，督促前進，發揚光大以至於無窮罷了。不過這種倡導，其價值即等於是一種新的發明，創造；把許多零碎的，片斷的意識，融合成一個嶄新的系統，使它發出偉大的改造力量。我們謂之從天而降，固屬錯誤；而謂之拾遺補漏，亦屬不該。

論起 總理以一生爲天下先，倡導革命的最初表現，還不是九月九日的行動，不過以這一次的起義爲最先的一幕。他在九月九日之前，實已做了十年的準備工夫，所以它的發生，絕不是偶然而來的，憑空而來的。唯其如此，他才會始終如一的去求其貫徹，接着它的失敗，便創立同盟會，才有辛亥的傾覆清廷的事實。所以 總理首次的起義，不啻卽是後來一切革命過程的基礎。有許多人非常錯誤，以爲 總理祇是一個理想家，徒託空言而不能實行。辛亥以前固然有人作如此想，辛亥以後還是如此。不獨黨外的人有這樣的心，連黨內的同志也不免疑惑不定。陳英士先生在民國四年曾有一封長信給黃克強先生，詳述 總理的偉大精誠，爲當時一般人之所不能理解。其實理想和空想幻想絕對不同，理想乃是憑於義理和條理，沒有不能實現的理由。當時又有人反對 總理，以爲他不懂得中國的情形；殊不知 總理當時所結合的人，不僅是社會上

有地位的人物，下而至於會黨中人，總理無不和他們聯絡。總理正是看得我國的社會最透澈，而且是最了解國情的一個人。他從廣州北上，遍遊長江上下游以及平津各地，和當時國內的名流實業家都有結合。而且他常能以精誠感人，使人心服。比如海軍首領程璧光、輝光兄弟，便是聽總理講過革命的道理即願受指揮的人，這許許多多不同的人物，總理都曾結交過，所以關於國事民情，所得到的材料極多，比一般人不知要透澈過若干倍。因此，他才可以根據他熟爛國情的心得，斷定挽救危亡的大計；捨身革命，首先發難，警覺全民，即有九月九日的革命創舉。可見總理對於中國革命的籌劃，是有他極其詳盡的考慮，和周密妥貼的佈置，以及一貫的系統化的準備的。這一次的起義固屬失敗，却與總理偉大的精神無關，不過種種客觀的力量還未具備罷了。這是總理首次起義的精神的特點之二。

總理致力於中國革命，雖然是憑着一切客觀條件的成熟，由他而發動着，但這種發動却也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最明白的一點，即當時中國民族的處境，縱已備具了一切革命的客觀條件，可是中國民族，仍是沒有自發的革命要求。

總理在首次起義失敗之後，曾到檀香山、美國各地向華僑宣傳，謀擴大革命的組織，準備作第二次的偉舉。可是事實並不如此簡單，一般人的革命意識還是非常低微。總理說：「余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不開，進行遲緩。」到美之後，則「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然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可知總理當時的鼓動革命，是如何的困難了。雖然也有少數含有「反清復明」的民族思想的秘密結社，如洪門

會、三點會、哥老會等，這些會黨，就表面看來似乎可以運用，但事實上恰像總理所說：「其結會之需要，不過如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不知其義者。」從乙未到乙巳的十年中，總理創立同盟會於東京，已得到許多熱心革命的同志。這些同志，對於總理的民族主義都能十分領悟，可是對於民權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却很多不能了然。析疑問難，紛至沓來，總理每每因為苦口鮮釋，常至日夜不休；固屬是平常的現象。即是到了民國成立以後，一般高級的黨員，也對於總理的一切理想，還不能十分領會。由於這些過去的事實，我們可以深切的認識總理的以身爲天下先，發動革命——再接再厲的努力奮鬥，是毫無憑藉的。在他的四周，革命的客觀條件固屬具備，但革命的同志——以至於同情，却都非常稀少。這種困難的情形，的確非有偉大的性格，決不足處此。

總理的發動中國革命，正是一般人的沉迷之中，他所憑藉的是甚麼呢？可以說，他完全是以其寬仁博愛的存心，堅毅創造的精神，身體力行，來感化和領導一切認識不清的同志，担負革命的事業。總理的從事革命，純粹以整個民族爲對象，所以發動之始，便毅然決然以民主建制爲目的，以民權主義爲揭櫫，劉漢朱明乃至太平天國的所謂英雄革命，無論在理想或事實上，都已不重現於當時。而且更確定中國社會發展的基點，使一切違反民主建制，民族利益和民生發展的事實，都失掉它存在的可能；即令有之，也不過反動者的曇花一現的迷夢罷了。我們對於總理這樣崇高的思想，偉大的成就，實不能不表示無限的敬佩，無窮的思懷。這是總理首次起義的精神的特點之三。

至於這一次革命行動對於後來的教訓，也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的事，現在附述於下。

第一是要有「忍辱負重」的精神，才可以獲得最後的成功。我們應該常時牢牢的記着，「革命」是一件極端艱苦卓絕的事，斷不是作一切事業的毅力和精神，所能忍受的。而它的成功，對於自己又沒有如何的好處，純粹是一種爲人的事務。因此，許多人起始便不願幹，中途更不肯繼續的幹去。我們有時作一種小小的事業，每每卽因爲困難當前，便已裹足，何況是艱鉅的革命工作？因此，當我們觀察 總理首次起義的經過，和 總理畢生革命的過程，實足以使渺小的我們、發生「仰止無窮」的感嘆！在 總理的畢生革命事業中，沒有所謂成功與失敗，成功是全部革命的完成——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失敗乃僅僅在革命過程中所遭受的挫折，這種挫折，不但不足以損傷革命的本身，反能策勵革命的進行。所以 總理說：「當初次之敗也，舉國輿論，莫不自我輩爲亂臣賊子，……足跡所到，……幾視爲毒蛇猛獸；……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

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我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矣。……由於第一次的所謂失敗，才獲得第二的所謂成功；由於第二次的所謂失敗，才能獲得第三次的所謂成功；我們無時不在失敗的過程中，但也無時不在成功的過程中。總理的偉大在此，總理的成就也在此；其所以能繼續努力，貫徹始終者亦在此。這是我們應該注意效法的。

劉伶的酒德頌裏面有一段話說：「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屑膚，八荒爲庭衢」，頗有些偉大崇高之氣概；但一讀到「唯酒是務，焉知其餘」，便索然無味了。總理也是如此，他真可以說有「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之氣概，而接着乃是「唯革命是務，焉知其餘」。根據於這種氣概，才能釐完成他崇高的人格，創建他偉大的事業。我們固屬渺小，固屬不能一切都如總理一樣的完全，可是體行總理遺教，以忍辱負重的精神